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六十三

明 蜀人張岱著

陶安章溢葉琛列傳

陶安當塗人風儀清邃篤志學問博涉經史尤深於
易元末擯南士不用士雖有道不得居要職安以貧
而為書院山長在餘姚高節山院浙東西學者踵至
太祖入太平與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退相謂曰龍
質鳳姿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曰進問今四海鼎

洪群雄並爭不過攻城屠邑貪快一時子女金帛非
有撥亂救世安民之志將軍至此有何道哉 太祖

曰即有道幸教之安曰願將軍反他雄之為母殺人
母據掠母焚燒招賢納士首取金陵撫形勝以匡天
下操大業之度安願投身相許 太祖大悅既入婺
用安三言以戒士安初參幕府索贖累左司郎中

太祖為置禮賢館與夏煜劉基章溢蘇伯衡王禕許
元王天錫諸儒居之既克武昌使守黃州繼守鄱陽

皆有惠政信州盜蕭明來圍鄱陽安召其吏民堅守
身晝夜乘城憑城送諭曰爾衆吾民也何以反為賊
用衆曰今皆如使君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下相害安
命射之天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救至
遂大敗之賊既遁去諸將以鄱陽山民果勁好乳白
盡殺之安曰民為賊脇但須撫之耳吳元年初置翰
林院開禮樂二局收召四方宿儒議禮制定律令徵
人為學士鄱陽人立安生祠安入與李善長等更定

條對多所撰擬洪武元年詔曰於戲水有源事有目
朕之王業孰知繇乎惟朕有文學臣安劬書明道世
亂莫施朕渡江東來江西之士仗策軍門惟安實先
拯世安民三言相勗不數年間大江之南盡為我定
出守州郡撫之風化於戲水源事曰王業之繇惟安
謂矣今新得山東地朕欲少健者往以南昌郡西省
叅政江廣洋純粹不貪可用經理惟安有道可以代
之可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其連

行安辭上曰毋夫擐甲冑決勝負此武夫事若承流
宣化綏緝一方惟儒者能回追封祖父皆為姑孰郡
侯久之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寧當有此
且爾何自聞之對曰聞之道路上黜之曰御史但取
道路言論人乎中書省臣為御史請上曰不然植
嘉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狼莠任正士者必
絕邪人夫陶安正士也亡何卒官舍疾劇草上時務
二十事上甚哀悼為文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安有

二子曰昱曰晟，為浙江按察使貪而好用輕薄小吏。上并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謫充軍，已多死亡。無所傳州司逼索安妻，安繼妻陳裹白入見。太祖問媪為誰，頓首具對曰：陶先生嫂，亦有幾子，因叩頭曰：臣前子二人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俾軍。夫亡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太祖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臣曰：朕渡江之初，陶安首與先後蒙法，請艱功。

在昂彘身死子墜可為興傷即盡赦之使安妻還自
老安前妻喻姓名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安
移家金陵喻邀母同行母不可喻曰今四海兵革唯
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
姑孰母以移居免人服其先見其卒也封姑孰郡夫
人

章溢龍泉人其先閩之浦城人自五代至宗多有顯
人溢始生聲如鐘父母恠之幾不舉弱冠與胡琛受

學王毅、率門弟子領鄉兵禦賊、竟遇害、溢與琛勒兵為毅報仇、既有從子為賊所得、溢出身告賊曰、兄

僅此子、寧我身代賊、數聞溢名、大喜、款接之、就計事

溢曰、公等不有父母妻子、和如公所為、行剽類賊、怒

繫賊柱、入夜得亡、歸從石抹宜孫、擊却虔中寇、元人

以功累官、之悉辭不受、已知世不可為、解散徒眾、退

虔匡山、自號匡山居士、而屬其子存道、保障州里、胡

大海克虔、溢同葉琛從石抹宜孫走入建寧、太祖

久聞溢名與劉基宋濂並使聘之與琛並至入見勞
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四先生天下何時定乎溢對
曰天道無常明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太
祖悅乃以溢為慶州僉事副總制胡深存道亦以數
擊却陳友定有戰功授慶州翼元帥副使亡何移溢
湖廣按察僉事而深為陳友定所殺慶州山寇復叛
復遷溢浙東按察副使使存道代領深衆溢不受仍
以前官往既至召所部義兵令元帥興率以討賊、

皆敗復遣存道往存道斬叛賊遂卿於茗洋收其其
故部曲得御兵二萬送京師 太祖太悅浙諸郡平
太祖留存道守處溢入見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
一方功不在諸將後曰問諸將中誰可征閩者溢薦
李文忠 太祖然之即命存道領所集御兵從文忠
下閩曰閩下使散遣歸農矣洪武元年叙溢與劉基
功並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為御史中
丞責大體而已曰憲臺者百司儀表當以廉耻養人

豈恃鷹擊毛鷲哉存道既從文忠平閩太祖欲以
所領鄉兵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下閩之後散遣
歸農既命之矣調北征非信也太祖不懌溢維論
曰請籍故嘗叛者使行鄉兵聽歸農則信立而威著
矣太祖喜曰孰謂儒者迂非先生莫能為朕往溢
受詔還至處會毋亡章溢乞守制不許遂籍兵使存
道領之乃許守制曰命存道從古副將軍馮宗異以
行始溢少時西遊秦至虎林心動走歸值父將死得

與訣父喪未葬火及柩所溢籲天而滅及是母亡負
土營兆竟用毀卒 上聞憫悼為文祭之存道從馮
宗異以功授虜州衛指揮副使從征秦隴取興元留
守之擊敗蜀將吳友仁再守平陽轉左衛指揮同知
從湯和北征哈墩不刺營戰失利死

葉琛麗水人博學多才與同郡劉基章溢齊名元季
從石抹宜孫討寇有功 太祖下婺州見宗濂聞琛
基溢皆國士胡大海克虜州琛避走建寧既而還麗

水與基溢瀛應聘至建康處禮賢館講明經史討論
治道擢營田司僉事壬寅知洪都府事有吏才善撫
戢兵民愛戴之冠陷洪都琛與行省都事葉思誠逆
戰市中死之追贈南陽郡侯

石匱書曰漢高輕士湯罵囊中寶無一人我

太祖雖在草昧顧時、以收羅老成宿學為急四方
高賢應多旌而至者青田潘谿因已卓越千古矣而
溢以績貴琛以節顯陶安有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

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琛溢鳴呼漢屈群策於斯為
盛矣

石匱書卷第六十四

明 蜀人張 岱著

宋朱劉陶桂汪列傳

宋訥滑人父壽御故元名臣仕陝西行省侍御史沒
追封魏國公訥遲重不妄言咲記聞諛博元末舉進
士授鹽山知縣洪武十三年徵拜國子助教橫經叢
難剖擊蜀蒙嘗應制撰文一十六通操筆立就
上竒之超授翰林學士又三年上徵宋制置殿閣

學士以訥為文淵閣大學士自宋濂詹同而後唯訥
常被召對訥常寒附火、燎其脇下衣痛乃覺 上
示訥曰脇協也火燎爾脇神謂爾不能協朕故示訥
惶恐謝是時改建太學雞鳴山之陽中外學徒甚衆
李顯為祭酒坐巽悞不能攝師生至訟訐橫起 上
乃立卧碑當毀師流裔之法尋選訥代顯而使李文
忠兼攝武臣子弟 上自製訥詰詞擬以石磻溪非熊
之兆蓋是時訥年逾七十矣訥疑 上意其老而懈

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廂不復家宿 上乃大
悅其明年初開科目取進士四百七十餘人國子生
中選者三居二黜選若張齡黃湜練子寧許觀一顯
秦遼等皆知名士如是連二科 上又大悅稱訥善
教十八年春陰雨久晦雷電間作諭中外有司言軍
民利病訥獻守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 上嘉訥之
訥偶病 上遣視之曰卿發仲尼之誠施備道之教
是必速瘥他日使畫工圖其像訥方公服危坐

而有怒色訥朝上問訥昨者何怒對曰適一生捧
茶陪而碎甌自念臣怠慢失教中心訟之不意上
察上目出圖示訥學錄金文徵與吏部尚書余燦
同御憚訥方嚴與學錄田子真何揀學正陳潛夫等
告燦訥老耄受賊餓死生員剋落師廩膳蠟移文令
訥致仕陞辭上驚問故怒燦專擅并文徵等誅之
圖形暴罪訥為祭酒凡七年上召其子望江簿麟
侍養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 上甚悼之命禮部

致贈諸司致祭使者護喪有司治墳所過都邑皆祭
又遣行人臨祭於家皆破故事以優之初訥病革尚
卧學廂麟託僚屬請訥歸第訥厲聲叱之曰方在丁
社兩祭齋戒中敢不敬耶祭畢昇歸遂絕既服滿

上召其仲子訓道復祖為司業以繼訥教初訥卒時
上命太常丞張顥宗署祭酒久之命為真而論之昔
宋訥師撫嚴肅朝廷以故多得士比年祭酒司業改
弛其條規秀才茂繩廢紀也正德中追謚訥文恪

朱善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為富州守強憲中請善為訓導南昌守許方復開善於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誥制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尋復謫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卒藁葬路傍而已未幾赦還鄉十七年召為翰林待詔上䟽論婚姻律上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上與羣臣論治善曰政治在任人擇衆

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為計慮則施澤溥今天
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
稱旨以疾告歸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於居舍所著
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進謚文恪

劉崧秦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日新同舉明經進
士好為詩豫章李敬萬石周頊楊士禮鄭士同並崧
詩友折膠流金歌詠不廢後走浙中歷江黃觀覽名
勝而詩道大昌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久之陞北

平按察司副使坐市為胡惟庸所譴輸作京師尋放
歸惟庸誅上手勅召為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
書以年高興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
敬國子祭酒而崧司業既至上歡甚並賜鞍馬令
朝夕見未十日卒得疾猶強坐訓諸生及疾革敬問
所言無一語及家上重惜之命有司備禮殯殮為
文以祭崧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慮慎思責布被鼠
嚙橫裂居屋破葺茅補之居官僅携一簷頭至便遣

還每夜燃燈讀書五更衣冠坐北平兵後崧招徠慰
安尤慎威刑之用小人儉狹輒先事為防制其為人
雖溫顏巽詞而見者凜以敬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學
問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黨族
人不能自養者輒周給之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州人為元靜江教授副
提舉洪武十八年以茹瑄薦授左春坊左贊善三吾
博覽書記應對詳敏與朱善宋訥屢承顧問御製大

誥及御註洪範書成皆佚序 高帝奉天儼神甚謹
不福禎祥惟惕咎灾爰命儒臣蒐輯古今天人物理
妖孽之著見者以自省曰存心錄又輯漢唐宋而後
灾異應臣下者鑒於有位曰省躬錄皆三吾成之久
之坐授世子經怠惕降國子博士未幾復之以為翰
林學士藝文太子薨 上意在燕王問三吾對曰皇
孫年富世適之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燕王置
秦晉二王何地 上領之遂立建文帝為皇太孫二

十六年以三吾壻戶部尚書趙勉坐罪誅三吾乞免
官許之又未幾復之 上讀書分命羲和之章謂蔡
氏傳以日月五星為左旋與天象不合當以朱子詩
註十月之交為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陽下民為
天道相協厥居為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非天所以
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鄱陽鄧季友所論
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若故編脩張美和故博士
錢宰等定正之命三吾總其役 上命諸儒朝參列

侍衛之前宴享賜坐殿中而謂之曰朕恒見洪武初
奎壁間有黑氣今春始消文運興矣賜繒綺衣被甚
厚復賜御製詩命和之時上作十酒樓都城外有
酒樓樓以宴百官上時賜諸儒鈔宴馬皆獻詩謝
上大悅曰耆而思歸者先遣之皆頓首願留書成賜
名書傳會選行天下上又命脩益子節文若草芥
寇讐不聽易位等語並加剷除以明君臣之義既成
賜三吾朝鮮玳瑁貢筆諸儒亦賜宴及鈔子傳還更

命興廷臣舉天下道里馬舡驛數編書曰寰宇通衢
已復編類禮制頒中外而命之曰朕即位以來累屬
儒臣厯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
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以明上下而奸
臣胡惟庸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通者藍玉
床幔設膝皆飾金龍鑄金爵為飲器家奴數百馬坊
席房悉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顧常亦造金酒器飾
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又何恠哉爾重加

考定編類成書使官民遵守之三吾為書刊目十有三自冠服房屋以至奏啓署押皆有體式既成賜名禮制集要賞賚復倍上厭中外表箋繁諛且多觸忌諱至論死贊善王俊華者有文名命三吾與撰成文頒天下過慶賀謝恩第如文錄進王朴者陝西人以直諫為御史數與上爭上怒命斬之遽召還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為御史固責臣言何輒辱至此且謂臣有罪安用生之謂無罪安得辱

之上因赦朴開朴言復命斬焉朴反接之市過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三十年三月會試天下士命三吾與安府紀善白信稻主試既放榜中額盡南士選首者陳郟北士闕然上怒命翰林臣重閱北士故少文所閱文復考會有言翰林閱臣是受三吾信稻囑上益怒先後試官并却皆下獄曰是皆藍胡餘黨刑部拷訊之刑部言三吾信稻藍黨餘皆胡黨而郟者闕人習星

野當計偕謂其友曰今歲文星見閩分榜首當在閩
然且伏法抑何故 上故禁私習天文者及是人覲
傳如語 上命試官如皆凌遲市誅獨三吾謫戍乃
用六月朔日複試以武城人韓克忠為首世稱南北
榜又曰春夏榜 建文中召還命製大明一鏡賦頌
聖祖功德稱 上自永樂初竟咥前語暴卒

陶凱臨海人目有異光能見鬼物夜渡澗有人艤舟
待之既渡四顧舟人皆無見者里中疫凱往探病者

見一鬼避入甕中凱命筆封識投棄水中疫即絕嘗
游吳興遇袁廷玉曰公骨法貴而氣色未開再遲十
年為異代臣子其顯名在荆揚間也至元中舉御薦
隱不仕至杭州為御塾師 太祖初起兵聞名訪凱
問天下大勢凱對曰群雄所據地是空地兵強未可
與敵胡元雖有地政喪民怨是空地也取之易也

太祖大奇之後定鼎金陵遣使來聘凱矢心不仕遊
學江湖不肯應詔 太祖求之益力諭來使曰凱不

應詔可取其一族人首級來族人恐編求得歎見

太祖補翰林編脩與脩元史又撰洪武廣韻若干卷

以進 太祖稱善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洪武三年

陞禮部尚書剖符封功臣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據

歷代故寔討論詳定四夷之未歸附草壘書諭之悉

効順獻琛五年凱言漢唐宋皆有起居注記言記事

以倘稽考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邸鈔及時政

依會要編類成書從之一日 太祖御五鳳樓工部

進吞舩之伎群臣侍觀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

太祖問之對曰臣惟其逸舩走耳 太祖遂疑之又

嘗夢龍繞於凱所居門至是益疑遂出為湖廣叅政

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凱從弟中吉走省告歸凱曰汝

可俟之明春吾且有難中吉曰何不謝事南旋凱曰

數也避將焉之明年會使高麗主客誤用符驗竟坐

罪死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御貢進士仕平江

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禮聘皆不就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首應薦時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彥良以白衣奏對稱旨除皇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上出御製詩文示近侍之臣彥良誦聲琅然左右皆愕眙顧上獨喜以為誠上選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十七人者皆年少也上寵之欲擇人以為師以命彥良乃備譔孔克表上嘗問治於彥良對曰治道在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

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末期也是以為治在正心 上
善之他日從登內城 上從容問比來好惡當否彥
良對曰惟陛下公無私則好惡自當 上曰善揭其
語便殿七年有事園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 上
譴之彥良對曰予小子履湯告於郊我將我享武歌
於廟以古律今未足非也 上稱善久之曰卿動援
經史屢聞猷替 上賜墨吏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
復進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 上領馬回使誠三

府疑獄得原者若干人 上訪彥良法數行民數犯
則柰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以靖民、勞不
靖德以靖民、靖於德矣他日侍 上問卿何官曰
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十一年除晉府右傳授通
奉大夫 上親為勅美其淳而不詐執而不變彥良
至晉製正心圖獻王十三年革相府改長史授奉政
大夫以疾謝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
上嘉納稱為通儒久之以疾賜歸

汪仲魯初名獻以字行婺源人從其鄉先輩倪士毅
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季與弟同集義旅守徽舉授
休寧尹攝知婺源州事既歸太祖授安慶稅令尋以
肺疾瘳還身雖卧病激厲其鄉里子弟為學州縣屢
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辟至上召諸
儒講論仲魯說西伯戡黎篇稱旨簡為左春坊左司
直日侍太子左右 上六時、召見與朱善劉三吾
並稱三老特賜朝房御製諸詩命續和並稱旨仲魯

敦靜簡實不妄言笑見罪因有以春夏死者輒涕泣
請決以時 上稱仲魯善人明年以喘嗽乞歸許之

命其女辭秋則復來已與劉三吾並召賜坐 上顧

仲魯曰朕素知爾、無善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能無間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

復思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鬱

然龐眉蓋壽徵矣今誠劇喘人晚得此往、壽考爾

善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予告還鄉郡邑官長皆

須來候爾則飭門絕不與通不者筆東而示之若曰
仲魯蒙息予告理宜啟門輸租應役謹守國制不敢
速厥戾如是則可以考終仲魯與三吾並叩首曰

陛下全臣晚節愛臣甚矣敢矢無斃仲魯信道甚篤
氣和而莊文章深博古雅悉軌於正義出都之日送
車填溢人以為榮觀

石匱書曰國初侍從諸臣不少知名之士而其才華
往往為開國諸臣所掩是猶海藏鯨宮尺璧寸珠六

無所見其長矣雖然為大廈者棟梁之外椽題椽椽
缺一不可而細如灰蟲甍甍尤所並需明即多才乎
而宋朱諸臣詎能舍而不用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五

明 蜀人張 岱著

李錢陳貝韓葉周薛列傳

李仕魯濮州人幼殊穎嘗閉室讀書不啓戶者三年
從娶朱公遷遊得晦翁朱子之傳元末隱居不仕

太祖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能傳朱子
學者所在以聞仕魯乃乘傳至京 上喜曰吾求子
久何相見之晚也對曰 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縱

掖下士溺於章句待之功成禮樂作臣將以文章起家上曰文武豈有二道哉除黃州府同知任魯曰臣惟朝夕備顧問耳上曰姑試子以民事期年以卓異聞於朝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為僧建職司授官許之任魯曰陛下建極之初意所祈嚮便為後世子孫天下臣民標的即奈何不崇聖學而驚外道疏三十上上堅不從入涕泣叩頭曰臣言不入何以臣為願還

陛下笏放歸田里 上怒不許任魯以身觸武士梓
搏立死事亦不果行

錢唐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以明經授刑部
尚書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曲阜於仲月

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與吏部侍郎
程徐皆言孔子百王師報本之禮不可裁減 上讀

孟子惡視君冠雉之言欲節略其書議廢廟祀已撤
主矣令曰諫者死金吾引為的射之唐叩陛極言不

可起袒胸受箭金吾射之唐笑曰臣得從孟子與先生地下足矣 上悟命太醫療唐創傷復益祀他日召陸諱虞書唐立諱不跪廷臣糾唐草野不知禮唐正色曰稱古聖王屈體褻道臣尊經不敢跪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不去

上即命撤圖賜飯究以慙直謫判壽州

陳文輝詔安人攻儒術兼通武畧嘗與趙子貞柳舜舉遊說燕越之間六七年又與劉伯復余叔紳登臨

衡湘久之歸隱於越。上既渡江，秦從龍等交薦之，不應報。從龍飛龍在天書，再薦，復不起。徐相國遣使檄之，亦不至。天下既定，遂以經明行修，應詔時稱八閩元士，條論十事，詞氣英爽，授禮科給事中。按視吳松，還奏請除食物征稅，毋釐元蕩，又言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禍亂，綏太平。未聞有縉紳縉流，謀居同事，而可以相濟也。伏願自腹心以至耳目，啓沃喉舌之司，皆處以德行文章之彥。上目以為迂，汶輝因自

劾求歸不許改大理寺丞復上疏曰臣伏觀十二月
大理察屬所評張廉使李知府諸刑奉有內旨不敢
准理張廉察山東杖一僧人李為知府忤一老道翰
林學士但撰文犯忌諱字皆非大奸惡刑部及本寺
察屬回得內降但欲織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考六年
可至必疊課積資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
轉本寺少卿李善長之獄復上書力爭善長死 上
思文輝疏召入賜宴與侍臣即景賦詩名黃花宴仍

以鞍馬賜歸他日率三子入謝賜上問閩中菓物
汶輝悞對稱俺給事劾汶輝傲無禮堅謝乞休不許
頃之山東副使張申不奉勅諭鞭笞內戚上欲處
以大辟汶輝力爭封還內旨上怒遣御前指揮牽
赴刑部行金水橋投水死上聞而悼之坐指揮不
救死製文諭祭時年九十餘矣著有南臯集

貝瓊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博通經史百家之旨
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吳士誠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

備元史六年以儒士除國子助教 上嘗諭諸助教
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清等宜一以孔子所定
書為歸其蘇張戰國尚詐勿行其說瓊慨古樂不作
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韶賦見志是時宋濂為司業
上廟學議畧曰漢章幸魯祀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
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有古意今遷
神南而非神道尚右之義也古木主棲神天子諸侯
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菴無像設之事開元禮

設先聖神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席莞尚掃地而祭今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灌盥求神於陰炳蕭求之陽也今用重蕝代古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禁也今以秉炬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當其七十二子宜止於國學設之餘各祀於其鄉庶幾勿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七十二賢配諸

州惟配以顏子閔重慎也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
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急細行杜預之建
短長馬融之黨附勢家六濫廁其中古者立學專以
明倫堂子雖齋聖不先父食久矣今四參仍坐饗堂
上而其父刊食於兩廡顛倒彛倫莫此為甚古士見
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
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
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為分也今祿用

魏漢津所製大晟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若乃
建安雒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
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武宜秩祀於天子之學
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
達如是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暨師太公不辱於
武弁矣疏入忤上意調官瓊乃作釋奠解曰庖羲
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

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然則祀三
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
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
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
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
又曰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
若周公孔子之下云又云古立四代之 故舜禹湯
文皆祀於學先聖在孔子之前大約是舜禹湯文是

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

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
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祀以王者之禮謂不
如是不能稱其德是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
歷萬世不可易者若三皇之祀宜定其制設官主之
祀之於學則非義矣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勳臣
子弟十一年致仕卒有清江集二十卷行世

韓宜可山陰人元行臺御史辟為掾不應國初以歲
貢歷拜御史持風紀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寧胡惟

庸中丞涂節方侍坐宴語亓可直前長跪出彈文袖
中劾三臣險佞怙寵反側請斬首以謝天下 上大
怒坐排陷詔獄尋出之釋三臣不問然 上心疑之
矣尋擢亓可江西按察司僉事時中都後作官吏罪
笞以上悉輸發上言刑以禁淫慝一民軌今不問罪
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殆矣 上嘉納十三
年寧等皆坐死 上以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宜
可獨不受曰罪人不辱古之制也 有革隨坐法之濫

也官更有罪厥辟勿宥國之經也經不可廢制不可
違濫不可則 上是之著為令後坐事將刑忽雷震
殿廷 上驚悸詔免之雷息上封事二十餘條皆報
可未幾罷歸復行取除山西布政二十一年坐事謫
安南尋薦起雲南叅政陞右副都御史以鋤奸顯忠
為己任百僚震肅忽大星墜地樞馬皆驚是日宜可
卒

葉伯巨寧海人以經術進太學時詔諸生分教河北

子弟伯巨得平遙待諸生如子洪武九年星變下詔
求言伯巨上疏畧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
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先王之
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
土分封懲宋元孤立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
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
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
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

晉之八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與又言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但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手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

吏務從深刻以趨承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
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
豈易得哉又言 主上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
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
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
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
報為可愆而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
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以農桑

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坐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早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以社學為重屢行取勅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例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事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

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為要務以獲賤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閑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

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
重之失也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
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
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
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
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間國以來選
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臣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
者寧有幾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

連之故也嘗奏 上太怒曰伯巨何物乃敢間吾骨
內我見之心情乃使吾兒見之連取來吾將手射之
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聞繫詔獄死

周敏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曆數
知來者爵封侯敏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畧曰臣聞
國祚長短在德厚薄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
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
太祖之誠愛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

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堯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
皆繇人事不在曆數陛下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
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
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誠謂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
帝王之祚可俾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耶臣
又聞陛下連年北征臣民萬口一詞以為不得傳
國重臣不知重何始聞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
始皇秘之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

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
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
及晉石敬瑭反潞王從珂携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
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為之契丹滅晉
重貴獻之詰其非真言故乃止女真之乳遼主延禧
遺傳國寶於柔軋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
之今元氏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為
之璽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臣見洪

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名不分減否一槩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乎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不臻夫豈無故書奏 上嘉納之

薛祥無為州人元季集義兵保御里乙未從俞通海內附為水寨管軍鎮撫屢送戰得侍黃船與議軍政上語俞平章曰汝之功非薛祥不能成定浙才吳下

中原皆與有功漕運孟津千人二劫祥數語散之嘗
患背疽 上親視之顧延安侯曰其善護祥才給
軍古謂何魁恂也特命為都漕運使八年入為工部
尚書李長奏鳳陽工人覓鎮祥面折曰太師一言
壞天下人恐不利子孫得活數千人九年營謹身殿
部奏誤匠役以中等作上 上怒命有司皆棄市丞
相大夫不得復請祥抗諫得下腐復奏曰是成廢人
莫若杖而復工從之是歲改天下行省為布政司授

祥北平治行第一胡惟庸用事坐以營建擾民降知
嘉興府及惟庸誅召復工部尚書 上問奸臣讒汝
何以不言曰臣無所知明年坐他事死杖下四子徙
於瓊

石匱書曰 高皇詔人直言而每多愎諫其額下逆
鱗櫻之者立廢而李仕魯輩言不忌諱必中其隱何
其閔不畏死也耶雖然帝王防口甚於防川石匱筭
斜出諸臣亦直行其意耳 太祖亦奈之何哉